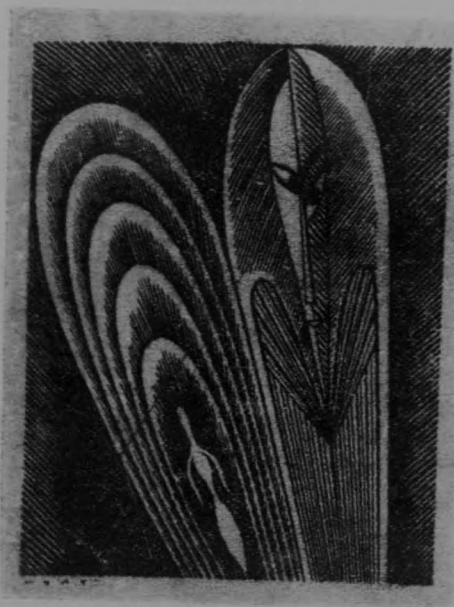


新詩庫第一集第五種

詩五十二首

郭洵美著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發行

848
329

詩 二 十 五 首

邵 洵 美 著

上 海

時 代 圖 書 公 司 發 行

848
329



3 0526 6482 2

自序

十年的詩祇有二十五首可以勉強見得來人，從數量方面說，真是寒酸得可憐。我的興趣多，喜管閒事，結果是自己吃了虧，人家還是不願意寫文章的時間大部份讓別種東西佔去，到今天仍沒有退縮的勇氣；有時候簡直懷疑自己和詩的緣分。

我對於新詩從沒有表示過失望，文壇上缺少批評家來給予一種「道德的協助」是事實；無自知之明的便相信自己受了委屈，以為自己是一件未被人發現的寶貝。我從沒有過這種幻想，寫成一首詩，祇要老婆看了說好，已是十分快樂；假使熟朋友再稱讚幾句，更是意外的收穫；千古留名，萬人爭誦，那種故事，我是當作神話看的。

我寫新詩已有十五年以上的歷史，自信是十二分的認真；十五年來雖然困了幹着

吉訶德先生式的工作，以致不能一心一意去侍奉詩神，可是龜前的供養却從沒有分秒的間斷，這是最誠懇最驕傲的自白。

原因是我和新詩關係的密切爲任何人所不知道的。最初的時期尙以爲是自己的發現，我寫新詩從沒有受誰的啓示，卽連胡適之的嘗試集也還是過後才見到的。當時是因爲在教會學校裏讀到許多外國詩，使用通俗語言來試譯，（爲一個舊家庭的子弟，他並沒有知道世上有所謂白話文運動。）到後來一位同學借給了我一份學燈，才知道這類工作正有許多前輩在努力。又由另一位同學的介紹，買到了本創造，於是更堅決了自己的信仰；但是新詩人中最偉大的徐志摩，連名字都沒有聽到。當時常識的缺乏，現在想想真好笑；不過也便是爲了如此，所以我的作品未曾受到過什麼壞影響。

我講這些話，當然並不是說一個詩人不應受到任何種的薰陶與影響；我祇是要讀的詩的人知道，假使把我的詩去和人家的詩比較，他是會迷途的。

我也並不是說我沒有受到過任何種的薰陶與影響，外國詩的踪跡在我的字句裏

是隨處可以尋得的。這個不是榮耀，也不是羞恥，這是必然的現象：一天到晚和他們在一起，你當然會沾染到一些他們的氣息。我也曾故意地去摹仿過他們的格律，但是我的態度不是迂腐的，我決不想介紹一個新桎梏，我是要發現一種新秩序。

我以為胡適之等雖然提倡了用白話寫文章寫詩，但他們的成就就是文化上的；在文學上，他們不過是盡了提示的責任。我相信文學的根本條件是「文字的技巧」，這原是文學者絕對不能缺少的工具；但是他們除了用文言譯成白話以外，並沒有給我們看過一些新技巧。這番工作到了徐志摩手裏，才有了一些眉目，可惜他自己也是詩人，於是這些新技巧便變了他自己的裝飾，而不容易叫別人公開地享受。聞一多是一位詩藝的學者，但他介紹的外國技巧都偏重在形式方面。柳無忌、朱湘等也曾大規模地把外國詩的形式介紹到中國來，但因為是十足的摹仿，於是被人譏為西洋的鑲嵌；說這種話的當然太不了解了學者的苦心，不過不澈底的全盤接收是難免會引起人家誤會的。孫大雨是從外國帶了另一種新技巧來的人，他透澈明顯，所以效力大；自己的寫照在詩刊登載出

來以後一時便來了許多青年詩人的仿製。不久戴望舒又有他巧妙的表現，立刻成了一種風氣。

當然，光有新技巧也不夠。我們知道孫大雨在技巧以外還有他雄樸的氣概，戴望舒在技巧以外還有他深致的情緒，蔡仿他們的人於是始終望塵莫及。從這裏，我們可以明白，有了新技巧還要有新意象。胡適之却一樣也沒有，因此他祇是新文化的領袖而不是新詩的元音。

所以我們要談新詩，最好先把胡適之來冷淡。（他自身的成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我當然並不是說他和新詩的歷史關係可以完全抹殺，但是當新詩的技巧已經進步到有建設的意義的現在，他在藝術上的地位顯然是不重要的了。

新詩已不再是由文言詩譯成的白話詩，新詩已不再是分行寫的散文，我們祇要一看孫大雨，下之琳等的近作便可以確信。

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韻節，每一個時代又總有一種新詩去表現這種新的

韻節。而表現這種新的韻節便是孫大雨，卜之琳等最大的成就。前者捉住了機械文明的複雜，後者看透了精神文化的寂寞。他們確定了每一個字的顏色與分量，他們發現了每一個句斷的時間與距離。他們把這一個時代的相貌與聲音收在詩裏，同時又有活潑的生命會跟着宇宙一同滋長。這種技巧是爲胡適之等所不能了解的，因爲他們已達到了詩的最特殊的境界，儘有豐富的常識還是不容易去理會。

上面是簡單地說明新詩已發展到了什麼程度，同時也解釋新詩在近年來雖然外表上有過一時期的沉默，事實上新詩人是無時無刻不在努力他們技巧的鍛鍊，以求一個偉大成熟的表現。下面讓我約略說一說我自己的詩。

英國文學批評家尼古爾生說過：『一切文學運動的動機都是要反叛他們前代的故有的理論。』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是破壞的：他們要打倒舊禮教，打倒文言，打倒舊詩的格律……雖然胡適之後來有過建設文學的理論，但是他的根據仍舊是『反面的』。所以他的新詩理論與例子到了『白話自由詩』便中止了。我所引爲驕傲而慶幸的便

是當時我的年齡小沒有加入他們的運動，我的寫新詩便幾乎完全是由自己發動的。一方面因為舊體詩翻譯外國詩失敗；一方面因為常讀舊式方言小說而得到了白話的啓示。

我第一次的新詩創作却是首散文詩，題爲二月十四日，登在某年某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婦女雜誌裏。我還有許多小詩，人家看了或者會以爲受着當時流行的日本俳句式小詩的影響，事實上說來慚愧，他們都是些英國名詩的節譯或改作，間或有自己的創製，也無非是些瑣碎的靈感。他們在一個不相干的地方發表出來以後，方才有朋友拿了周作人、冰心等的詩給我看，偶然的巧合竟給了我一個意外的教訓，我從此厭惡這種貪易取巧的工作而開始更嚴重的探求。

動身到歐洲以前，有人送我一本女神，一本冬夜；我感覺到一種新的力量在蠕動，但是嫌他們的草率與散漫。在意大利的拿波里上了岸，博物院裏一張壁畫的殘片使我驚異於希臘女詩人莎菲的神麗，輾轉覓到了一部她的全詩的英譯，又從她的詩格裏，猜想

到許多地方有和中國舊體詩形似處，嫩弱的靈魂以爲這是個偉大的發現。這時候許地在牛津，我竟會寫了封信把這一個毫無根底的意見去和他討論。他回信怎麼說我已忘掉，大概不缺少讚許與鼓勵。過後我便懷抱了個創造新詩格的癡望，當時寫了不少借用『莎弗格』的詩，有一首發表在一本叫做天堂與五月的集子裏。這集子裏還有各種詩格的嘗試，現在看來都是幼稚得可憐，人家一提起我便臉紅。

我的詩的行程也真奇怪，從莎弗發見了他的崇拜者史文朋，從史文朋認識了先拉斐爾派的一羣，又從他們那裏接觸到波特萊爾，凡爾倫。當時祇求豔麗的字眼，新奇的詞句，鏗鏘的音節，竟忽略了更重要的還有詩的意象。後來和徐志摩有了深交，但是從他那裏我祇得到過分的獎譽。在這個時期裏我出版了花一般的罪惡。聽說徐志摩當時在我的背後對一位朋友說：『中國有個新詩人，是一百分的凡爾倫。』這幾句話要是他親口對我說了，我決不會到了五年前方才明白我自己的錯誤。

也許這是每一個寫詩人所必然地要經受的試探，因爲我們第一次被詩來感動，每

每是爲了一兩行淺薄的哲學，或是纏綿的情話，或是肉慾的歌頌，第一次寫詩便一定是
一種厚顏的摹仿。再進一步是詞藻的誘惑；再進一步是聲調的沉醉。我當時所認爲金科
玉律的詩論便是史文朋所說的：『我不用格律來決定詩的形式，我用耳朵來決定。』以
及摩里斯所說的：『我不相信有什麼靈感，我祇知道有技巧。』所以我五年前的詩，大都
是雕琢得最精緻的東西，除了給人眼睛及耳朵的滿足以外，便祇有字面上所露示的意
義。

這種『少壯的炫耀』寫了洵美的夢便盡竭了。同時我便在『肌理』上用工夫。女
人是第一次的嘗試。形式上是兩段整齊的四行詩，字數前後一樣，韻節却有變化。這首詩
寫又驚又喜的性情，並說一個人同時可以有兩種感覺。前段因爲是寫敬重與驚畏，所以
抑多於揚；後段因爲是寫疑心與快樂，所以揚多於抑。在詞藻上，在韻節上，在意象上，我要
求能得到互相貫通的效果。聲音，自然的命令，天和地，以及 Undisputed Faith 等都是
女人以後的作品。聲音和自然的命令是『五步無韻詩』的嘗試。天和地是『十四行詩』

的嘗試，Undisputed Faith 是『四步無韻詩』的嘗試。但是我的格律的嘗試，是性質的，不是形式的。譬如『五步無韻詩』的特點是在能使情境的力量延長，牠可以有更自然更複雜的變化；牠也有間斷，但氣韻是連貫的，讀的人即使在中間休息一下，甚至擱置幾天，但是當他要繼續讀下去的時候，精神仍舊能會聚。正像是水上行船，那河道有時筆直，有時彎曲，有時寬，有時狹，有時要經過橋洞與山峽；悠長是這條流動的路程，兩端的距離儘使有幾百里幾千里，但是牠的生命是一根不斷的蛛絲，狂風暴雨也被壞不得牠一分一毫。用這種格律，長詩會覺不到長；去欣賞牠當然要有健康的心靈，而希望一剎那的刺激，却祇能怨怪自己的病弱。『四步無韻詩』變化的可能少，太長了會單調，但是牠的情致更來得親切，更來得素樸，適宜於更天真的意境。『十四行詩』是外國詩裏最完整最精鍊的體裁，正像中國的『絕詩』一樣，『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牠自身便是個完全的生命，整個的世界。去記錄一個最純粹的情感的意境，這是最適宜的。牠比中國的『絕詩』更多變化，用牠來練習新詩的技巧，可以得到極好的成績。我當然不勸人家去就什

麼範圍，但是字句的秩序是不可不少的。『詩是最好的字眼在最好的秩序裏。』我始終信任柯勒立治這句話。

我覺得一個真正的詩人一定有他自己的『最好的秩序』，固定的格律不會給他幫助，也不會給他妨礙。所以我們與其說格律是給寫詩的人一種規範，不如說是給讀詩的人一種指點；字句的排列與音韻的佈置，不過是爲便利別人去欣賞。舊詩裏的平仄，字數與腳韻，也是這種作用。分行與音尺是外國來的新技巧，所以新詩至少比舊詩要多兩種工具。而舊詩的平仄乃是真正的鍊鎖，所以我們把來廢除了。

『形式的完美是最大的德行，』這是高諦講的話。形式的完美便是我的詩所追求的目的。但是我這裏所謂的形式，並不祇指整齊，單獨的形式，形式的整齊有時是絕端醜惡的。祇有能與詩的本身的『品性』諧和的方是完美的形式。

關於詩的性質與題材，我也有一些意見，讓我說一說，以結束這篇序文。

大凡不喜歡新詩的都說新詩看不懂，即連胡適之與梁實秋最近也再三說新詩應

當要明白清楚，前者那種攙統的批評，顯然是不負責任的固執，他們也許從來就沒有讀過新詩。後者的說話背面有苦衷。新詩的現狀，除了幾個特殊的人材，的確有一種普遍的病象，但是胡適之與梁實秋所給的，祇能作為暫時的藥石，而不能作為永久的丹方。我以為詩是根本不會明白清楚的。英國現代批評家諦里雅在他的詩的明顯與曲折一書裏也說過：『所有的詩多少總有些曲折的；我們從沒有明顯的詩。』但是他爲了要便利評論起見，便把詩分爲『明顯的』與『曲折的』兩種。讓我現在也根據了他這一種遷就的分類來解釋。其實『明顯的詩』這一個名目的確勉強到了極點；一首詩到了真正明顯的時候，牠便走進了散文的領域。所以這裏所謂『明顯的詩』祇能作為『說明的詩』來解釋。當然抒情詩，寫景詩，敘事詩，說理詩，都可以算是『說明的詩』，但是所用的形容詞至多到了『譬喻』便要爲止；一到字眼發生了『象徵的作用』時，詩便曲折了。要說明什麼是『象徵的作用』，恐怕非寫一部書不可；大概形容和譬喻是暫時的象徵，象徵則是永久的形容和譬喻；而凡是偉大的詩都有一種永久的象徵性。不過等到一首詩要用

形容及譬喻時，牠便也已經曲折了，所以詩要絕對明顯，除非寫得和散文一樣。但是要去欣賞一首曲折的詩是不容易的，讀詩的人要有十二分的誠意；他要有品味的決心，才能得到理解的享受。平常人每會長難退縮，所以爲整個新詩的命運着想，我們目前不妨減少牠的曲折，一步步把讀詩的人引上路來，否則他們會嚇得永遠不敢和牠接近；同時我們也可以停止他們的枝節的指摘，以免浪費我們的口舌。其實從大部份的新詩來講，成績是極其幼稚的，根本還談不到明顯與曲折。所以我們要對付的並不是「曲折的詩」，真正的詩而是一般「假曲折的詩」，一般不會造句或是故意弄巧的幼稚與拙劣作品。

新詩界中還有一個值得討論的是題材問題。原來題材的變換與形式的發展，同樣地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我們用最明顯的例子來說，譬如在現代文明侵入以前，交通有着各種的阻礙，除了出外做官或是經商的，總是勾留在自己的家鄉，所見到的是自然的景色，所感到的是自然的閒靜；即有性好走動的人，帶着美酒乾糧，四處浪遊，所接觸的也無非是山水的秀麗，鳥獸的天真；在這種雲圍裏寫實，題材自會清高。到了現在，都市的熱

鬧誘惑了一切田野的心靈，物質文明的勢力也竄進了每一家門戶，一兩個小時中從茅草屋可以來到二十層的鋼骨水門汀的高廈門前，官能的感受已經更求尖銳，脈搏的跳動已經更來得猛烈；在這種時代裏再寫和往昔一樣的詩句，人家不笑他做作，也要說他是在懦怯地逃避現實了。一切的形容字，抽象名詞，都已更改了他們原來的意義；題材的變換已不是人力所能拒絕。新詩人的手頭使來了個更繁難的工作，他要創造新的字彙；他要有上帝一樣的涵量及手法，使最不調和的東西能和諧地融合。這個也許會給予讀詩的人一個艱難的印象，他們更會疑心到詩人祇是爲了自己而寫作。其實詩人的使命是「點化」。我以前說過，「詩是曇花一現的真理的盡人力的記載。」詩人所寫的火車龍頭，決不是火車龍頭的機器的組織，乃是火車龍頭的靈魂的系統正像一幅宇宙的圖畫，沒有慧心，你不能在一瞬間領悟這靈機。總之，我們懂不懂是一件事，但是我們決不能因爲不懂而說這是詩人的荒蕩。要知一個真正偉大的詩人，他是無時無刻不自己負起去點化全生靈的重任的；去了解他，你應當用十二分的虔誠與尊敬，所以在一個真正

偉大的詩人面前，一切問題都不成其爲問題。

這些是我的意見，也是我的信仰，也是我的供狀。我當然不敢希望你們用同一種的衡量來衡量我的詩；但是我相信，一件認真的作品也決不會困了衡量的誇張而縮小了自己的尺寸。

二十五年四月一日

詩二十五首

贈一詩人

洵美的夢

女人

一首小詩

季候

聲音

自然的命令

天和地

Undisputed Faith

自己

你以為我是什麼人

牡丹

出門人的眼中

我不敢上天

永遠想不到的詩句

風吹來的聲音

假使我也和神仙一樣

緣逃去了芭蕉

死了的琵琶

蛇

情癡

在紫金山

到鄉下來

二百年的老樹

新嫁娘

贈一詩人

假使一百年後再有個詩人，
他一定不像我，也不像你；
溫柔扼緊他靈活的身體，
他認不得這是黃昏這是春。

啊，他再不會記得我，記得你。
他再不會唸我們的詞句：
在他眼睛裏，我是個瘋子，
你是個搽粉點胭脂的花癡。



但是也許有個夢後的早晨，
枕邊聞到了薔薇的香氣，
他竟會伸進他襯褲底裏，
抽出兩冊一百年前的詩本。

洵美的夢

從淡紅淡綠的荷花裏開出了
熱溫溫的夢，她偎緊我的魂靈。
她輕得像雲，我奇怪她為什麼
不飛上天頂或是深躲在潭心？
我記得她曾帶了滿望的禮物
躡進失意的被洞，又帶了私情
去驚醒了最不容易睡的處女，
害她從悠長的狗吠聽到鷄鳴；
但是我這裏她不常來到，想是

她猜不準我夜晚上牀的時辰。

我愛讓太陽伴了我睡，我希望
夜鶯不再攪擾我倦眠的心神，
也許乘了這一忽的空閒，我會
走進一個園門，那裏的花都能
把他們的色彩芬芳編成歌曲，
做成詩，去唱軟那春天的早晨——
就算是剩下了一根絃，我相信
她還是要彈出她屑碎的迷音，
（這屑碎裏面有更完全的纏綿）
任你能鎖住了你的耳朵不聽，
怎奈這一根絃裏有火，她竟會

煎你，熬你，燒爛你鐵石的堅硬。
那時我一定要把她摘採下來，
幫助了天去爲她的詩人懷孕。
詩人的肉裏沒有污濁的秧苗，
胚胎當然是一塊純粹的水晶，
將來愛上了綠葉便變成翡翠，
愛上了紅花便像珊瑚般妍明。
於是上帝又有了第二個兒子，
清淨的廟堂裏重換一本聖經。
這是我的希望，我的想現在，她
真的來了，她帶了我輕輕走進
一座森林，我是來過的，這已是

天堂的邊沿，將近地獄的中心。
我又見到我曾經吻過的樹枝，
曾經坐過的草和騎過的花陰。
我也曾經在那泉水裏洗過澡，
山谷還抱着我第一次的歌聲。
他們也都認識我，他們說：洵美，
春天不見你；夏天不見你的信；
在秋天我們都盼着你的歸來；
冬天去了，也還沒有你的聲音。
你知道，天生了我們，要你吟咏；
沒有了你，我們就沒有了歡欣。
來吧，爲我們裝飾，爲我們說誑。

讓人家當我們是一個個仙人
我聽了，上下身的血立時滾沸，
我完全明白了我自己的運命：
神仙的宮殿法不是我的住處。
啊，我不要做夢，我要醒，我要醒！

女 人

我敬重你，女人，我敬重你正像
我敬重一首唐人的小詩——
你用溫潤的平聲乾脆的仄聲，
來綑縛住我的一句一字。

我疑心你，女人，我疑心你正像
我疑心一彎燦爛的天虹——
我不知道你的臉紅是爲了我，
還是爲了另外一個熱夢。

一首小詩

我沒會給你，看我心上的畫圖；
裏面有個你，雖然有些兒模糊。

我總忘不了你；假使我成了仙，
我要在天堂的門前等你上天。

那怕變了鬼，我還是要耐了冷，
在地獄的洞口等著你的靈魂。

但是，現在我祇能做一首小詩
對你說，我在想你想得發了癡。

季 候

初見你時你給我你的心，
裏面是一個春天的早晨。

再見你時你給我的话，
說不出的是熾烈的火夏。

三次見你你給我的手，
裏面藏着個葉落的深秋。

最後見你是我做的短夢，
夢裏有你還有一羣冬風。

聲 音

夏夜在雷雨的中間，有一個
陌生的聲音對我說，我已走錯了
我要走的路，在白雲裏不能去找虹，
在楊柳的綠葉裏也不一定有
桃花的影子。

今早，不知名的天使
投進一封平常的信，從門縫裏，
迷醉的字體象徵一個含糊的
新聞，她給我幸福，她給我比幸福

更可怕的災害。

我不願做燈蛾，更不願

把自己的火去燒撲不滅的火；

我知道飢餓的眼睛會找到荼毒的

食糧，——原來上帝也有說不出

理由的時候；當他要禁止有翅膀的

飛，有情感的愛；有癡望的唱出

他自己都不會預備着的歌聲。

但是詩不能就這樣地結束；

正如上帝也有他講不完的故事。

她要我答復，（我想不出違心的話）

我說我喜歡幸福怕災害；
究竟哲學不是處女的期望，
白髮的恐怖不比櫻桃的豔紅，
她要我講出我遺忘了的成語，
她要我相信一朵嫩弱的花不用
季候的欺侮她自己會凋零；
但是，我怕，我怕讓同情揭穿了
我莊嚴的虛僞，一個摧殘了的
天真。我把右手心貼着左手心，
一種單調的聲音做了我的回答。
這時候，我說，要是酒會
使我交出一篇料不到的供狀：

雖也許祇是一首背熟的詩，

一個想熟的字，一張看熟的畫；

可是他們都會像箭頭瞄準了

箭靶，一射就射中最裏面的一點。

這時候，祇有耶穌會對你說，一切的

安慰，報酬和愛都在那一枚釘上。

事情就會鬧大，眼淚會像雨，

情感會像風，自己會沒有主張。

你便會第一次見到靈魂和肉體，

各自說出各自不敢說的話。

好在憂愁是你家常往的客，

你少不掉他，正如人少不掉靈魂。

靈魂少不掉愛，愛少不掉你。

爲什麼平凡也會踏進你的門，

你款待他像是款待一個奇蹟？

你竟然把白鴿去配烏鴉，你把

麻雀當夜鶯；你不問他所要求的

是不是你痛苦的半份，或是

來對你貢獻一顆完整的禮物。

啊，我恨這世上有你，沒有你

情感的跳舞就有了一定的分寸。

他不再會在那條幽暗的狹弄裏，

那壁灰白的高牆邊，
手解答一種

解答不出的啞謎，
煩悶對於他

就沒有誘惑，
出汗的夢

也就永遠封鎖進遺忘的倉庫。

我恨你，因為你像酒精潑上光淨的

桌子般來到我這裏，
我雖然不敢

燃上火，造出紅的，
綠的或是黃的花，

但是你却不等那瘋癲的時刻到來，

竟在我心上留了片印子走了。

這印子留得深，
像是用了不知

那一個神的力，
把最細的金針

鑄在不能洗滌也
不能磨滅的

地方。我不信還會有第二個神
能爲我抹去這一個純潔的痕跡！
我恨你不走來對我說，我所有的
你的印象原是我自己的幻想。
你從沒有到過我心裏，更沒有
在我心裏撒過一粒會開花的
種子。我恨你爲什麼不對我說，
我應當把你忘掉，像我忘掉
我自己，當黃昏長得像早晨般美麗。
啊，幸虧月亮的話我懂得，她說：
我從沒有對你笑，那是小風
帶動了我的面紗，我也從沒有

對你下淚，那是冷霧裏的水花。
我也從沒有看過你一次，我的
光明是爲了天下人的眼睛。
你不用怪我辜負你，我從沒有
需要你的愛護，憐惜和侍候。
你也不用怪我冷淡你，因爲我
從沒有預備着熱烈的酬應。
火是你的，癡是你的，溫柔是
你的，那懊惱就得由你收受。
你更不用等着我，我的來去
有我自己的時候：雄鷄的啼號
會催我入睡，晚上小鳥的歌唱

又會催我梳裝；你千萬不用想
我的朝暮的來去又是爲了你。
可憐一個見過仙人的，他總想
自己上天。他明知道蜜臘的羽翼
會化盡在火熾的日光裏；他明知道
雲邊的大風會吹斷過幾千萬對
鋼鐵的翅膀；但是他總制不住
慾望的超升，像是一顆隕石
要趨向另一個星球，他要趨向
你。——假使你在夢中聽得有
一個遙遠的聲音在喚着你的
名字，留心，這便是他在走近！

自然的命令

自然的命令，選擇的權柄是她的。
祇要她願意，她可以安置她的心
在大鵬鳥的翅膀中間飛上青天；
她也可以跟隨最很快的老鷹
射那不肯放鬆的一箭；她也可以
讓白鴿帶了她平穩地旅行，旅行
到頂高的雲端，再驕傲地俯瞰
那一羣曾瘋癲地追逐她的朋友。
可是她要等，我不懂她是不是

要等人家憂愁的長成來襯托

第三個冬天，她一聲冰冷的再會！

我早就明白她這一個鬆脆的決定

受不住北風的打擊馬上就破碎。

因為她能唱，唱到夜鶯變啞；

因為她有一雙看不遠的眼睛

會看得孔雀羞慚地把彩屏收起。

可是最叫人憐愛的，是她的幽靜，

孤獨像五里外輕霧裏隱約的島嶼：

在她的疆界裏沒有風，我幾乎

不相信江水會在她的周圍流動。

要是在早晨，在最早的早晨，我們看

露珠罩住她，用一網透明的夢，
我們就會怕這一段嬌弱的身體，
要經不起擁抱，淌出淡味的汗；
可是誰又敢挑破這張心跳的
風景？我寧願有殘忍的刑具
能加上她，更好是鋼鐵的枷鎖，
枷鎖住她的手，腳，眼睛和嘴唇，
把她關閉進三十三天上的牢獄，
叫她的聲音永遠傳不到人間。
本來餵哺她不能用平常的草穀；
侍候她，你可預備著神仙的食糧？
也許她自願忍受着飢渴，可是

這飢渴有什麼名目？你不能用
竹編的籠子騙她是金鑄的宮殿；
你不能用一小瓢糖水騙她是
打蜜鐵鈴島上帶來的葡萄漿。
因為她祇是一頭天真的小鳥，
不知道愛她的會對她說謊。
事情全瞞不了我，講假話總得
有個分寸。你可以對虛榮的鳳凰
說你有幾千幾萬朵牡丹，說你有
一面太陽可以早晚照着她梳裝；
你可以對強悍的烏鴉說你有比
喜鵲的窩巢三百倍溫軟的牀舖。

苦楚是他們的名分，上帝許你。
可是你總不應當騙她，你得讓
她盡量地享受兩次春風的撫拂，
讓她明白這老大的宇宙從沒有
待虧的，從沒有壓倦她的吟詠。

天和地

請原諒我這荒蕩的固執，仙人。
醒時睡時他總看見你；原因是
他早把你的形象刻成了印子，
打上無數的印花在他的靈魂，
他對你的頌揚，不管你聽不聽。
準確地喊叫着像正午的鷄啼；
爲他，每一秒鐘就是一個晝時，
每一秒鐘又會加高他的嗓音。
他並不希望你曾從天上下來——

一個霹靂要驚動一切的事物。
他但願不經意地在一個春天，
當人們自己忙着自己的歡快，
小風能不動聲色地送個消息，
就說天和地終有一天會接連。

Undisputed Faith

不要過分地懷疑我，朋友。
誠心地我要裝飾這牆壁，

但是我有太多的名作

會使主人驚異這鏡框裏

時常有不可預言的變換。

我並沒有想要遮隱或炫耀，

但是我明白在季候更替的

空氣裏，色調要隨時有

新的配置：像是山頭和樹頂

春天不能留戀冬天的衣裳；

像是白雪，牠沒有固定的

形式，但是牠自由在一個

最大的範圍裏。牠決不會，

也從沒有躲避仙神的

駕御和使遣。牠是一個

會心的奴隸，你該明白。

我時常會放進誘惑的

圖畫，使主人過度地興奮，

使他以為宇宙在他的

臥室裏失了節；他早忘却

窗幃外那隻鐵板的面孔

可憐牠不願放棄牠歷史的
尊嚴。我又時常會放進
平淡的速寫，因為跑得
比時光更快的，還有
剎那間的歡樂，這個，你須在
冷寂中去回味；但是，
這並不說生命便是死，
因為死究竟是一片容許
延宕的賬單，你可以借了
神的力或是人的力去關說，
要他寬限些時日再索取。
我相信這事情的可能，

否則死神也會感覺到
他權威的單調。我又時常會
放進一些最純粹的作品，
沒有指定也沒有名目，
祇是線條和色彩的建築，
這建築也許有意義，但是
創造者從沒有顧慮到牠的
結果是失敗或是成功。
這是真理的試探，你可以
借名來捏造出多少幻象。
朋友，我的苦心，也許會
使你感到麻煩和多餘。

但這是我所能做的一切：
盡量地把人工去安慰天然。

自 己

我認識這是我自己，默數着
夜鶯嘴裏三百六十五個日子；
這些不適用的鉛印的記號。

已不是一次，我疑心上帝撥錯了
算盤珠，結果是不準確的答數；
我知道墨硯的半邊有一間經堂。

朝水也會逃避月亮，爲什麼

一定要變成眼淚叫天神哭？

但是，她發現了整不滿的溝壑。

現在應當是你能回想的時候：

搬不動是江心裏一座孤島，

她曾經被姦污，身體和靈魂。

你以為我是什麼人

你以為我是什麼人？

是個浪子，是個財迷，是個書生，

是個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

你錯了，你全錯了；

我是個天生的詩人。

我愛金子爲了她燦爛的色彩；

我愛珠子爲了她晶亮的光芒；

我愛女人爲了她們都是詩；

啊，天下的一切我都愛，
祇要是不同平常。

但是，有的時候，

極平常的一個肥皂泡，一聲貓叫，

或是在田溝裏游泳的蝌蚪，

也會使我醉，使我心跳，

使我把我自己是個詩人忘掉。

是不是把肥皂泡當作了虹，

把貓叫當作了春的笑聲，

把蝌蚪當作了女人的眼睛？

我不知道，我全不知道；
你得去問那個不說謊的詩人。

牡 丹

牡丹也是會死的：

但是她那童貞般的紅，

淫婦般的搖動，

儘夠你我白日裏去發瘋，

黑夜裏去做夢。

少的是香氣：

雖然她亦曾在詩句裏加進些甜味，

在眼淚裏和入些詐欺，

但是我總忘不了那潮潤的肉，

那透紅的皮，

那緊擠出來的醇意。

出門人的眼中

溫柔匍伏在自己家裏的枕旁，
出門人的眼中是數不盡的渺茫，
每一隻陌生的面孔是一種恐慌，
不知名的鳥兒便是對了我歌唱，
我也當是在嘲笑我來自東方。

也有縈綿的手圈住我的項頸，
我也儘把金錢去換他們的恩情，
鏡子裏也有過兩對兩樣的眼睛；

我怕異香的玫瑰，雖讓小蜂吸吮，
遭殃的是那嚐到甜味的靈魂。

我不敢上天

我不敢上天，我不敢上天，
天上有不少白了的紅顏；
你要我去，我便去，怕祇怕
找到了的心兒又要不見。

雖然我已經聞過了花香，
甜蜜的故事，我也曾品嚐；
但是可怕那最嫩的兩瓣，
儘叫我一世在裏面蕩漾。

我要造個雲母石的建築，
上面刻着一束束的髮束；
我要叫這些纏人的妖絲
不再能將我的靈魂綑縛。

在這年歲老不了的天廷，
我不怕菩薩要我扮正經；
我就怕，我又奇怪，爲什麼
一個個的仙女都狠年輕。

永遠想不到的詩句

酒是人喝的，朋友，人便得喝酒，

金黃的，翠綠的，連比白玉更白的都有；

經過了腸子，便打血管裏面走，——

一個個舞女在跳舞，一條條魚兒在游；

嬉動，輕送，翻湧，我懂得酒的話，

莫忘了今天比明天更值得寶貴，牽掛。

要什麼東西不妨到醉裏去拿，

那裏有掘不到的黃金，採不到的鮮花；

那裏的深夜不黑，太陽不暄紅；

那裏有我們做過的與沒做過的歡夢；

那裏的時光奔跑得比較從容；

那裏的憂愁的確有一隻快樂的面孔。

來吧，朋友，我們趕快同去那裏，

一杯，兩杯，三杯，管叫你把你自己忘記；

這時候的你，朋友，這時候的你

便好像想到了句永遠想不到的詩句。

風吹來的聲音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這風吹來的聲音，
第一，我現在仍是和以前同樣地年青。
你不看見嗎，與櫻桃一般顏色的嘴唇，
仍將我這兩行白玉的牙齒包得緊緊？
在這紅紅的臥房裏，啊，還睡着個美人，
血霞色的鬢兒，血霞色的上身與下身，
朋友吓，儘你有幾千個柳下惠的耐忍，
怕難逃，怕難逃，這小小舌尖兒的鈎引。

不講我端正的鼻子，或是能言的眉心；
也用不到將閃爍的星星比我的眼睛；
也用不到將這一顆顆酒渦去比陷阱；
也用不到將我的頭髮去比烏雲，黃金；
也用不到說我的手像春筍，腳像紅菱；
也用不到說我的胸脯像小鹿般歡欣；
也用不到說我的活潑能使你們盡情；
且靜一靜心，看我整個兒的似仙似神。
一百個靈魂，一百個靈魂要爲我沉淪；

一百對羽翼，一百對羽翼要爲我折盡。
火熾的心窩，你便燒死，你也得來投奔。
不必布什麼迷陣，怕你不走這條路程。

啊，誰說人間真會有第二個怪物妖精，
敢將我手掌中的，裙腰下的，因奴佔侵？
去，去，你將你的口蜜造出甜香的宮廷，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這風吹來的聲音。

假使我也和神仙一樣

假使我也和神仙一樣，
會把自己來變馬變象；
我要在背上生對羽翼，
變一隻最美麗的鳳凰。

我要叫女人看了妬忌，
我要叫女人知道謙虛；
以後有男子向她求愛，
不再把自己睡在雲裏。

假使我也和神仙一樣，
會把自己來變馬變象；
我要在身上塗些金色，
變一個鐵心腸的偶象。

那時有女人哭着乞憐，
我便不再會改動聖顏，
也不再忍了汗忍了淚，
做了詩向她們去呈獻。

綠逃去了芭蕉

綠逃去了芭蕉，紅逃去了薔薇，
我再不能在色彩中找到醉迷；
也許會有一個白日或是黑夜，
她將我領回昨天的夢的國裏。

假使落下地的雨點再會高飛，
我一定採了星和月來贈你；
祇是可憐的白鴿已上了年紀，
他再不想去逗引霞雲的歡喜。

死了的琵琶

這是一隻死了的琵琶，

他再不能歌唱，再不能說話；

他已沒有要講的故事，

他已不想把才子去配嬌娃；

他早已是老了的，老了，

枯喉裏早沒有熱烈的音調；

幾聲嘆息又幾聲嗆咳，

這便是他靜默的時候已到。

他已沒有甜蜜的消息；

他怕你們把他的苦顏認識。

饒了他吧，莫再去撥彈，

這一隻琵琶早已是死了的。

蛇

在宮殿的階下，在廟宇的瓦上，

你垂下你最柔嫩的一段——

好像是女人半鬆的褲帶

在等待着男性的顫抖的勇敢。

我不懂你血紅的又分的舌尖

要刺痛我那一邊的嘴唇？

他們都準備着了，準備着

這同一個時辰裏雙倍的和欣！

我忘不了你那捉不住的油滑
磨光了多少重疊的竹節：

我知道了舒服裏有傷痛，

我更知道了冰冷裏還有火熾。

啊，但愿你再把你剩下的一段
來箍緊我箍不緊的身體，

當鐘聲偷進雲房的紗帳，

溫暖爬滿了冷宮稀薄的繡被！

情 臆

拿去罷，這是從你那裏偷來的。

去過花叢的誰不帶回一點花香，
一點醉，一點縹緲，再是一點幻象？
昨夜在詩人那裏帶回了些詩意，
今天在情子那裏帶回了些情賊。

像是白薔薇的花瓣兒兩片三片，
又嫩又滑的，留心看暈了你的眼。

這一片有幾千萬斤的勸告，安慰；
那一片有幾千萬斤的醋意，怨憤；

再有最後的一片，早已殘缺不全
是淚兒濕化了，還是經了舌兒舔？
啊，還了你吧，我怕白花瓣會變黃，
他們已離了你，離了生命的源泉。

在紫金山

我沒有攀着藤，也沒有跨着雲，
力的象徵送我上最高的峯巔，
我可以打最東邊看到最西邊，
俯視着幾百千種生靈的動靜，
整個的南京原來像一張荷葉，
玄武湖像是荷葉上一顆露珠，
要是這光景可以寫成首短詩，
那麼就試這一幕自然的冷寂，
我再看，看到了最遠處的朦朧，

我嫌那白雲不夠透明，疲倦的
太陽太紅，再看那月亮，一半醒，
怕她自己還以為自己在做夢？
啊，最偉大的是人，我今天明白，
上帝造這許多東西給他批評。

到鄉下來

到鄉下來！

黃牛的眼前

一碗白飯。

到鄉下來！

天明了上山，

暗了下山。

到鄉下來！

鄉下的老人
沒有年歲。

到鄉下來！

鄉下的少女
會種青菜。

到鄉下來！

做不成詩人，
到鄉下來。

二百年的老樹

在那廟前，水邊，有棵老樹，
光光的腦袋，繃繃的皮膚，
他張開了手臂遠望青山，
像要說訴他心中的悶苦。

二百年前在這裏種了根，
便從未曾動過一寸一分，
他看着一所所村屋切牆，
他看着一所所村屋變粉。

他看着幾十百對的男女，
最初都睡在母親的懷裏，
吮著乳，哭，笑，小眼睛張閉，
不久便離了母親去田裏。

待到男的長大，女的長美，
他們便會在樹陰下相會，
一個忘記了田裏的鋤犁，
一個忘記了鍋裏的飯菜。

「我騎在黃牛背上吹小笛，

你坐在竹籬邊上製夏衣，
春天快跨上那山頭樹頂，
別忘了今晚上到後園去。」

「我坐在竹籬邊上製夏衣，
你騎在黃牛背上吹小笛，
春天已跨上了山頭樹頂，
別忘了昨晚在後園裏。」

他看着他們的臉兒透紅，
他看着他們彎了腰過冬，
沒多時他們也有了兒女，

重複地扮演他們的祖宗。

他已看厭了，一件件舊套，
山上的老柏，河上的新橋；
他希望有一天不同平常，
有不同平常的一天來到。

新 嫁 娘

問

啊珠寶冠下的新嫁娘，
一切的榮耀今夜屬你，
你還有什麼事要悲傷？

今夜的愛情當如太陽，
暖暖地貢獻給你胸膛，
你還有什麼事要悲傷？

你迎情而緊閉的唇上，
當添一個男性的吻香；
你還有什麼事要悲傷？

求必得的快樂的箭上，
當將你處女的血沾染；
你還有什麼事要悲傷？

答

咳你要問我爲甚悲傷，
這原是我獨有的痛創；
我怎能有一忽不悲傷！

光明離我黑暗的胸膛，
從此披了罪惡的衣裳；
我怎能有一忽不悲傷！

禍秧兒早有別人種上，
方在是六只眼睛拜堂；
我怎能有一忽不悲傷！

祇可憐這糊塗的新郎，
他將與一個淫婦同牀；
我怎能有一忽不悲傷！

正 誤 表

第八面第八行標點，應作。

第九面第六行第八字著應作着

第十四面第二行應低一字

第十六面第十一行第九字往應作住

第十七面第九行第五字舞應作動

第二十六面第五行第三字的應作她

第二十七面第五行句末應加標點，

第三十五面第二行第七字整應作填

第四十二面第一行第七字塊應作瑰

第四十七面第二行第十三字他應作地

第五十五面第四行第四字著應作着



五十五年五月四日

版 權 所 有

新詩庫第一集第五種

詩 二 十 五 首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每冊實價四角

邵 洵 美 著

上海四馬路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發行

中市三百號

第二頁

文藝人文書店

